




一生一爱
02

我只害怕 我爱你

Shen nan qiao
works
沈南乔
著
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我只害怕
我爱❤️你

沈南乔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只害怕我爱你 / 沈南乔著. -- 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3. 5

ISBN 978-7-5399-6184-2

I. ①我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71146号

书 名 我只害怕我爱你

作 者 沈南乔
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 题 策 划 花火工作室(长沙)

责 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 字 编 辑 周丽萍

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 团 网 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 版 社 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247千字

印 张 9

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,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6184-2

定 价 21.8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content

W
O
Z
H
I
H
A
I
P
A
W
O
V
I
N
I

Chapter 1001
淑女变成女流氓

“我不管你多少岁，只要我在一天，就要为你负一天责，由不得你乱来。”

“以沫，你不觉得你的叛逆期未免也太长了？”

Chapter 2018
“哥哥”是种傲娇的生物

“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？你有证据证明吗？我用东西跟你换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给你。”

“不换。爸爸说这是我的树，让我保护它。”

Chapter 3035
“三人团”最高

“我们两个组个团体吧，等到我们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时候，就一起出山，当真正的街头霸王，怎么样？”

“我也要参加！”

Chapter 4051
听哥哥的话

“以后每周末，我教你数学，江宁哥哥教你语文，不准不听话哦。”

宁以沫把头点得像小鸡吃米。

“那你说说，现在都知错了吗？”

“我知错了……”宁以沫闷声闷气地说出了这句历史性的台词。

我
只
爱
你
我
只
害
怕
你

content

Chapter5068

一辈子只爱一个人

他格外坚定地说：“他们可以为了对方死，为什么不可以一起活？”

辜江宁还不甘心：“人不可能一辈子只爱一个人。”

辜徐行反唇相讥：“为什么不可能？”

辜江宁气堵，想了半天也没办法反驳他，气不过地说：“幼稚！”

Chapter6083

划清界限

“我等你。”辜江宁的语气坚定。

“可是……真的要很久。我还是不去了。”

“今天是我生日，这么巧碰见，让你去凑凑热闹都不肯吗？”辜江宁蹙起眉，“难不成当了优等生，就要和我们这样的人划清界限？”

Chapter7097

我们算是扯平了

卷面上用蓝色水笔画着一幅她的速写小相，竟也惟妙惟肖。只是那小相旁，非常不客气地注了一句：

优等生，你的黑眼圈快赶上熊猫了。

Chapter8113

人间别久不成悲

他们就那样静默地望着彼此，谁也没有上前一步的意思，好像他们之间隔着一道无法跨过的鸿沟。

可是他们明明又是那么近，只要一伸手就能切实地触到对方。

content

W
O
N
H
I
H
A
I
N
I

Chapter9131

他给的一罐阳光

他抿紧唇，将浑身湿透的她从地上捞起来，裹进自己的怀里。

“以沫，听我说，你爸爸做出那么大的牺牲，就是为了让你好好活着。你不能辜负他最后的心愿。”

Chapter10155

人人都爱陶陶

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零，在宁以沫看来，恋爱中的男人也彼此彼此。

从一个桀骜不驯的“百人斩”少年变成“陶陶控”，辜江宁只用了一分钟。

Chapter11177

海的女儿

她看《海的女儿》时还在忖度，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是什么滋味，没想到这么快她就尝到了。她泫然望着他们三人的形影不离，暗想，也许化成泡沫并不是最坏的结果。

Chapter12195

不要丢下我

“我不想回去，我谁都不想见，尤其是你。你时好时坏，时冷时热，一会儿给我很多希望，一会儿又把我的希望全拿走。”——以沫

我只害怕
我爱你

content

Chapter13213

她只怕要众叛亲离了

连她自己都左右不了自己的言行。她不想承认，但也不得不承认，她的叛逆期真的来了。

Chapter14230

错、错、错……

她觉得自己像沉在一片深海里，不停地沉啊沉，她张着嘴呐喊，却像游鱼那样吐出可笑的泡泡。

Chapter15250

宿命是奇怪的东西

明明总是他在伤害她，可是她总会反过来心疼他的无辜。

五岁那年，她因他失去了一只拇指，她笑着对他说“不疼了”。

十几年后，她因他失去了安稳的人生，然而她想对他说的，还是那句“不疼了”。

Chapter16266

愿如明烛，为汝之光

她一生最大的幸运则是花光前半生所有的运气，换得有生之年为他所爱。

我
爱
你
我
只
害
怕



Chapter 1

淑女变成女流氓

“我不管你多少岁，只要我在一天，就要为你负一天责，由不得你乱来。”
“以沫，你不觉得你的叛逆期未免也太长了？”

曾有人跟宁以沫说，生活能把淑女逼成女流氓，以沫姑且听之，直到生活把她逼进派出所，她才信了。

聿城东门派出所里，值班民警李超靠坐在桌角上，目光炯炯地打量着眼前的女孩。

女孩留着细细软软的刘海，肤色雪白透亮，五官细腻柔和，鼻子挺而不高，乍一看不惊艳，可这么凑近着看，真让人有点越看越喜欢的意思。

女孩似乎不敢与他对视，头略略低着，眼梢微挑的双眼垂着，长睫下的眼眸里一派淡静。

“宁、以、沫。”李超一字一顿地念出她的名字，“下手挺凶残的呀……练过？看着不像啊！”

就是这样一个柔弱的女孩，居然在一个小时前的一场群殴里，把三个大老爷们儿打得哭爹喊娘，而且她下手很准，直接朝着人家面部三叉、上腹腔的攻击点去的，既让对方痛得想死，又构不成什么重大伤害。

宁以沫轻轻点了点头，双唇抿得越厉害了。

李超按了按太阳穴，合上本子说：“这都快凌晨两点了，明天再说吧。你

们几个先在这候问室里凑合一宿。既然也没什么大事，你们协商协商，能和解最好和解。”

“我们绝不和解，我要告她！我要她坐牢！”一个捂着鼻子的中年胖子怒号了一声，“这事没这么善了！”

李超知道这胖子的背景，只好给宁以沫投去一个好自为之的眼神，意思是让她去道歉也好，赔偿也好，最好把那边摆平，省得闹大了被拘留，留了案底，不好看相。

宁以沫站在候问室白惨惨的灯光下，一时有些恍惚，她也不知道怎么就一时冲动把自己弄进派出所了。

对面那三个胖子铁了心要把事情闹大，万一真被拘留，只怕会影响自己拿毕业证，再者，以后哪个单位还敢要她？

但是转念一想，如果时光逆转到刚才，她还是要揍他们一顿——这口憋了几个月的恶气，出得不快！

几个月前，因在学校的招聘会上受挫，宁以沫和闺蜜陈美莎、死党管小潮决定自主创业当老板。

三个志同道合的草根一合计，把目光投向了东门区CBD的那片写字楼。那片写字楼附近全是难吃还贵的高档餐厅，写字楼的白领们没能力天天去那种地方消费，中午的时候，不是泡面打发，就是去那片唯一的一家兰州拉面馆对付。

那家兰州拉面馆仗着一家独大，菜做得马虎不说，服务还基本靠吼。

他们一致认为，只要在那附近开一家价廉物美、干净实惠的饭馆，一定客似云来。

恰好那家兰州拉面馆对面有一家店面在做低价转让，那店面前身也是做餐饮的，不知怎的又不做了。

他们也没深想，当下拿出全部家当把店面盘了下来，乒乒乓乓地装修起来。

二十几天后，承载着三人全部梦想的小店开业了。

店开业后，果然不负他们的期望，每天账面流水都上万，笑得管小潮脸都快烂了。可好景不长，不到一个礼拜，他们店的玻璃被人砸了，就在三人心疼地收拾残局时，对面兰州餐馆里出来三个胖子，一边抽着烟一边对着他们坏笑。

宁以沫见了，当时心里就打了个咯噔。

那以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店里的客人越来越少。管小潮拉住客人问原因，客人们一问三不答，后来总算有个客人点破了天机：

他们菜里的油特腻人，吃着很恶心。

管小潮一查，发现大厨放着好油不用用地沟油。他质问厨师为什么要背着东家的意思用地沟油，结果那两个厨师非常傲慢地辞了职，跑到对面兰州餐馆做去了。

这时，宁以沫他们才知道，原来厨师早就被对面的胖子收买，先是把他们店的口碑做砸，然后撂挑子走人，让他们断炊。

等他们重新招来厨师开火后，店里的生意已经回不到最初了。

三人又是发传单又是搞特价，这才让店里的生意勉强有了好转。就在他们以为雨过天晴时，城管来了。

两个城管绕了一圈，二话不说，直指他们乱搭建，要求停业整顿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不久又有相关部门的人指出他们店里管道系统有问题，要求重新装修！

焦头烂额的三人又是说话好又是送钱，却全不奏效，好像一夜之间，他们这个店就怎么也不能再开下去了。

这时，这家店的房东提点了下他们，说问题很可能出在对面那三个兰州老板身上，让他们上门说情。

管小潮只好厚着脸皮过去套交情，请他们手下留情。结果那三个老板说：“行啊，你也知道，拉面是我们兰州的，你们不准卖面，任何面食都不准卖。还有，你们这店一开，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意了，每天至少少了五千

流水，我也不多要你们的，把每天的流水补偿给我们，你们这店就能开下去。”

管小潮当场差点揍人。

谈判崩了之后，双方的斗争开始白热化。很多电影里才能看见的恶俗段子轮番在他们店里上演，不是有人在菜里吃到蟑螂了，就是有小混混吃霸王餐打服务员。

三人这才明白为什么之前那家餐馆会做不下去。

眼见店是开不下去了，三个人和厨师一起吃了顿散伙饭，准备关店转让。

那顿饭，大家吃得很沉重。

他们三个若是创业玩票的富二代倒也罢了，今天在这里跌倒了，明天还能从那里爬起来。只可惜现实是——

管小潮家在东北农村，大学的学费都是靠练摊、打工赚来的，美莎从小跟妈妈在重庆长大，靠妈妈卖鸭脖子度日，宁以沫更惨，直接就是一孤儿。

像他们这样的连“背影”都没一个的穷酸，今天在这儿跌倒了，明天就直接跟那儿躺死了。

见气氛凝重，一向会来事的美莎强打精神，举起酒杯说：“别这么沮丧，我们的店装得这么漂亮，回头十万块转让也有人要，算一算也没赔太多，就当交学费了吧。”

话音还没落，一辆小面包车忽然在他们店门口停下，五个拿着钢管的人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，二话不说就是一顿打砸，砸完后一阵风似的出了店，开车逃窜了。

整个过程不超过三分钟，却毁了他们长达三个月的奔走辛劳，更加毁掉了他们最后的希望。

美莎最先尖叫起来，本来还缩在桌脚边的管小潮捞起桌上的啤酒瓶，

血红着双眼，疯了似的往对面跑去。

那三个老板本来都蹲在街边抽烟看热闹，看见管小潮这样，先是吓了一跳，然后一拥而上把管小潮扑倒在地踢打起来。

美莎歇斯底里地提起一把椅子冲过去，一边砸人一边用重庆话叫骂。

就在那三人转身攻击美莎之际，管小潮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抄起美莎的椅子狠狠朝他们店的玻璃砸去：“我操你们大爷！”

那三人一个揪住美莎，另两个扑上前打管小潮。

管小潮被那两人按在地上，丝毫动弹不得。

就在他们对管小潮拳打脚踢的时候，身后忽然传来一个男人的惨叫。

那两人讶然回头，就见宁以沫直挺挺地站在他们背后，她的脸隐在阴影里，右手上稳稳握着一根一米长的钢管。

她明明极瘦弱，此时却无端端让人心生畏惧。

两个大男人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一时都愣在了原地。

宁以沫“当啷”一声丢掉手上的钢管，活动了一下指节，快步朝他们其中一人走去，那人来未及反应，上腹就挨了一肘，他顿时捂着下腹倒地翻滚起来。

宁以沫快步闪到另一人背后，张开双臂将他的双手绞住，脚下使劲将他踢得跪倒在地。男人大吼一声反手去抓宁以沫的头发，宁以沫飞快地出手，一拳砸在他的鼻梁上，他眼前骤然一黑，晕头转向地倒在地上，失去了知觉。

等他再醒来时，一群人都已经在110的车上了。

派出所候问室里，鼻青脸肿的管小潮从条椅上起身，拽了拽宁以沫的领子，示意她坐下。

宁以沫坐定后，美莎撞了撞她，狐疑地看着她：“以沫，真没看出来。”

“是啊，你刚才打人的时候，动作也忒专业了。”管小潮赶忙附议，“练

过？”

见宁以沫低着头不答，美莎幽幽地说：“看架势，我们的毕业证可能拿不到了。那三个人那么有背景，只怕非要告到我们坐牢了。”

美莎越想越伤，低低啜泣起来：“店开不成了，毕业证要拿不到，连找工作都不行了……”

管小潮见不得女人哭，黑着脸说：“都这时候了，也别说这些了，还是想想谁有认识的人，把我们弄出去是正经。最好现在就找人，天一亮，审定了案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”

美莎嘎嘣一下傻住了，手忙脚乱地翻手机：“王老板……不行啊，他这人有事找不上；赵总……他出差了；吴哥，我试试。”

她抖着手拨电话，不久就绝望地放下了：“关机。”

管小潮懊丧地抓了一把头发：“我那些朋友都没这个能耐。这次真栽了。”

这时，美莎忽然将目光投向宁以沫：“以沫，你男朋友……你男朋友他爸爸不是个公务员吗？他有没有什么办法？”说到这里，美莎暗淡的眼中忽然有了点光，“你男朋友肯定有办法的！”

宁以沫看了她一眼，轻声说：“我试试吧。”

她左手颇有些吃力地将手机摸出来。她的右手刚才用力过猛，这会儿已经动不了了。

想了想，她把手机递给管小潮：“你帮我写条短信，把事情简单说一下，让他回电话给我。”

管小潮不解：“为什么不直接打电话？”

“这个点，他不是片场，就已经睡了，手机一定是静音……只能赌一把，赌他尽快看到短信回电话。”

管小潮下意识地看了眼宁以沫的左手大拇指，宁以沫目光一颤，飞快地将拇指缩进手掌中。

候问室静了下来，耳畔只有管小潮“咔咔”按手机的声音，几分钟后，

他展开眉头：“写好了，你男朋友叫什么？”

“辜江宁。”

“辜？哪个辜？”管小潮有些回不过神。

“辜……”宁以沫顿了顿，“辜负的辜。”

“这姓可真是……”管小潮翻了一阵通讯录，“好了，发出去了。”末了，他合上手机问，“你有男朋友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美莎，你见过？”

美莎像在想什么想出了神，好一会儿才说：“见过，特别帅，说是个导演，在北京还开了个小文化公司，以沫，对吧？”

宁以沫淡淡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帝都？导演，文化公司？看样子有门路啊。”管小潮忽然来了劲儿，“以沫，你这保密工作可真好，我们多少年交情了，你都没告诉过我。手机里有照片吗？看看啊。”

美莎不禁也有些期待。

宁以沫摇头：“没有。”

就在这时，宁以沫的手机亮了一下，管小潮低头一看，是信息报告，他望着那条信息报告，忽然问：“以沫，这个辜徐行是谁？我光顾着看姓，把短信错发到这个人手机上去了。”

“你说……什么？”

宁以沫的脸骤然白了。

“以沫，你怎么了？”美莎觉察到宁以沫的失态，扶住她的肩问。

宁以沫僵僵地坐在椅子上，苍白的脸上，一双细长的眉轻轻蹙着，半垂的眼睛下，目光不安地微微闪烁着。

良久，她吸了口气，摇头：“我没事。”

管小潮凑上前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太晚了，我脑子有点不灵光，光想着那个‘辜’，结果一看到‘辜’就发过去了，我再重新给你男朋友发过去吧。”

宁以沫咬了下唇，低低应道：“好。”

美莎握住宁以沫冰冷的手，一言不发地看着她静默的侧脸。她总觉得今天的宁以沫哪里不对，陌生得让她有点不敢认。想到“陌生”二字，她越发没底，大学四年，她又何曾真正了解过这个安静的女孩？

管小潮的短信发出去后，半天都没个回音。他左等右等，有些按捺不住，试着给宁以沫的男朋友打了几个电话，结果不出意外，电话虽然是通的，却没人接。

管小潮懊丧地丢开手机，垂下头，将十指插进头发，喃喃说：“真完了。就算打通了，大半夜的，人上哪里想办法去？”

一句话粉碎了三人的自欺欺人，美莎双肩无意识地一垮，乏乏地将头枕在了宁以沫的肩上。宁以沫的肩瘦削得厉害，却端得极板正，像是有什么撑着她的脊梁。

美莎闭着双眼，思绪陷入了一片纷乱，周遭死一般的宁静潮水般从她耳孔里挤入，压得她连眼皮子都动不了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半梦半醒的美莎被一阵嘈杂的开门声、人声惊醒，她懵然从宁以沫的肩上抬头，看向门口。

门口，一个还有点没睡醒的矮个子男人在两个民警的簇拥下走了进来。

那三个兰州老板一见来人，立刻跳起来上前打招呼：“马所长，这时候您怎么来了？您天亮来也没事！还害得你觉也没睡好，大半夜跑过来放人。”

那姓马的所长黑着一张脸，也不答理他们直接走到宁以沫面前，堆出些笑：“哎呀，误会啊误会，真是委屈你们了，让你们在这里待了大半宿。事情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，你们都早点回去休息吧，该依法处置的，我们会严厉依法处置！”

美莎望着那所长挤出来的笑脸，真以为自己在做梦。她茫然和管小潮对视了一眼：这又是演的哪一出？

宁以沫缓缓起身，望着那个马所长不说话，显然也有点一头雾水。

马所长愣了会儿，搓了搓手：“噢，还有一个多钟头天就要亮了，要不一起坐我的车过早？”

还是管小潮反应快，连忙握住马所长的手：“不用不用，您太客气了，既然没事了，我们这就走。”

美莎如临大赦，忙附和：“真不用，我们——真走了？”

“我送你们到门口。”马所长说话间就要往门外送。

美莎一把拽过宁以沫：“不用，您忙您的，我们出门打车就走了。”她在忙乱中朝马所长挥了挥手，搂着蹙眉出神的宁以沫，将她带出了门。

门后，值班的李超百思不得其解地凑上前问：“所长，怎么回事啊？”

马所长神秘地凑近他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天知道这姑娘是哪路神仙，上面大半夜派人上我家敲门，让我亲自过来放人。”

李超张了张嘴，好半天才缓了神：“那他们三个怎么办？”

“严办哪！”马所长打了个哈欠，不耐地摆摆手，“就他们那些事情，早该好好喝一壶了。”

三人出了大门，被门外的寒气冻得一哆嗦。

“下雪了？”管小潮吸了吸鼻子，望着台阶下空旷的大马路，愣愣地说。

只半宿时间，外面竟已薄薄地积了一层雪。天还没有大亮，远处仍是一片漠蒙，然而近前的雪光却映得他们眼睛发痛。

宁以沫暗想，无怪前一日阴霾压城，让人心里不受用，原来是要下雪。她仰脸看天，下意识地伸手，几点盐屑子似的雪花落在指尖，给她冰冷的手指上添了点清凉。

美莎缩了缩脖子，拢紧大衣，跺了下脚：“完了，这鬼天估计打不上车了。”

管小潮在她脑门上敲了个栗暴：“能出来就不错了，还打车，往学校走

吧，我请客吃早饭。”

他的话音刚落，台阶下的街边，骤然亮起了一片暖黄明亮的灯光。

那光亮得极突兀，像是谁猛不丁按下了舞台的主光源，唬得三人一愣，这才注意到街道边竟泊了一辆车。

此时，密密麻麻的雪花被那车灯照得显现了行藏，急促地舞动着。

“妈呀，加长国宾啊，靠，别是迈巴赫吧？”管小潮往手心里呵了口气，转脸看向以沫，“抓紧看几眼，这车可不容易见。”

却见宁以沫一脸不安地望着那车，像是见到了什么不该见的东西。

与此同时，后排的车门无声洞开，一个男人从车里躬身而出，一把黑伞“砰”地在他头顶撑开。那人撑着伞，不徐不疾地拾级而上，伞沿压得很低，辨不得面容，但见他身形挺拔秀颀，头颈微微昂出些傲然的弧度，透着点不同常人的气度。

宁以沫定定地看着那个身影，双肩微微发着颤，双脚像灌了铅似的坠着。

那人在离他们两级台阶开外的地方顿住了脚步，饶是地理位置居下，仍高出了他们三人一点。

美莎停下放在嘴边呵气的手，讶然望着来人，下一秒，那人将伞往后一倾，从伞下抬起一张格外醒目的脸。

宁以沫瞳孔猛地一缩，下意识地哆嗦了一下。

那人眯着双深沉如水的凤眼，隔雪看了宁以沫好一会儿，才意味不明地说了一句：“以沫啊，好久不见了。”

声线低沉，倒像是句叹息。

宁以沫唇动了动，将所有该收拾好的情绪收拾好，老实地低声喊了句：“哥哥。”

“还是穿这么少，你就真的不怕冷吗？”

男人微蹙着眉，解下脖子上的围巾，不由分说地给她围上，妥帖地系好，顿了顿，伸手拍去她肩上落的雪粒子。